京劇叢刊

第九集

打漁殺家
岳母刺字
轅門射戟
林冲夜奔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九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　九　集

編　輯　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製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56)［IV V 9］　本書544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13000冊

定價3，7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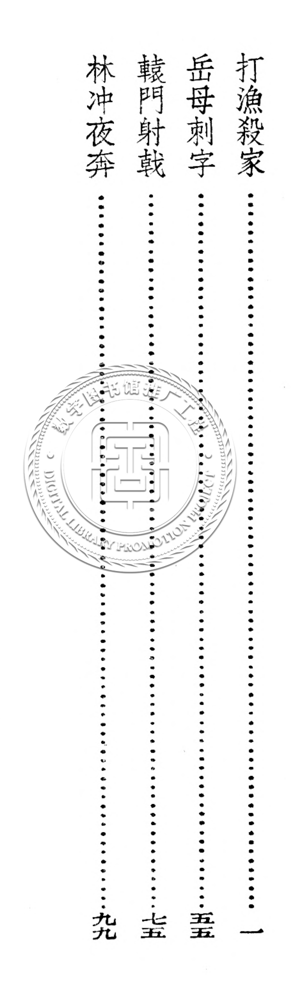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値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打漁殺家

前記

『打漁殺家』一名『慶頂珠』。描寫年紀衰邁的老英雄蕭恩帶着他的女兒桂英在江邊打魚爲生，因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欠下了惡霸丁子燮的漁稅銀子。一日，丁府派人前來催討漁稅，恰好被蕭恩的好友倪榮、李俊遇到，二人甚爲不平，把丁府惡奴頂撞回去。丁子燮聞報大怒，便派了打手到蕭恩家強索漁稅。蕭恩忍無可忍，怒將來人打跑。他料到丁府必不甘休，就先到官府報案；豈知官紳勾結，贓官呂子秋不問是非曲直，反將蕭恩打了四十大板，並命他連夜過江到丁府賠罪。蕭恩至此憤恨已極，帶着女兒以獻珠賠罪爲名，進入丁府，殺死了丁子燮全家。

原本在結尾寫蕭恩父女到丁府怒罵一陣之後，蕭說『有好心獻上』，並藉『耳目甚衆』爲辭，暗示丁子燮屏退左右，丁居然也就這樣做了，看來不甚合理。爲此整理本删去了怒駡一節，這樣，同時也可以使戲更加精錬一些。其他則只是對個別不太貼切的詞句，稍加更動。

這個本子是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少春與本院編輯處朱慕家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的地方並徵得了周信芳、馬連良、譚富英等先生的同意。

打漁殺家

第一場

〔李俊、倪榮同上〕

李　俊：（念）拳打南山豹，

倪　榮：（念）足踢北海蛟。

李　俊：俺，混江龍李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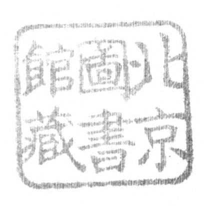
倪　榮：咱，捲毛虎倪榮。

李　俊：賢弟請了。

倪　榮：大哥請了。

李　俊：今日閒暇無事，你我弟兄去到江邊遊玩一番。意下如何？

倪　榮：請哪！



李　俊：（唱西皮搖板）

憶昔當年威名大，

倪　榮：（接唱）弟兄武藝果不差，

李　俊：（接唱）蟒袍玉帶不願掛，

倪　榮：（接唱）流落江湖訪豪家。

〔李俊、倪榮同下〕

第二場

桂　英：（內唱西皮倒板）

搖動船兒似箭發。

蕭　恩：（內）開船哪！

〔蕭恩、桂英同搖船上〕

桂　英：（唱快板）

江水照得兩眼花，

蕭　恩：兒啊！

青山綠水難描畫，
父女打魚作生涯。

（唱搖板）

父女打魚在江下，
家貧那怕人笑咱！
穩住篷索父把網撒。㊀

〔撒網，提網，接唱〕

年紀衰邁氣力不佳。

桂　英：爹爹年邁，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　恩：兒啊，本當不做這河下的生意，怎奈囊中無鈔，你我父女怎生度日呀！

桂　英：（哭）喂呀！

蕭　恩：兒啊，不要啼哭！今日天氣炎熱，你我父女將船搖在柳蔭之下，涼爽涼爽！

桂　英：遵命。

〔蕭恩與桂英搖船，小圓場。蕭恩跳下，繫纜，上船〕

蕭　恩：兒啊，將鮮魚做熟，爲父要飲酒。

桂　英：遵命。

李俊、倪榮：（內）走哇！

〔李俊、倪榮同上〕

李　俊：（唱西皮搖板）

　　閒來無事江邊遊，

倪　榮：（接唱）波浪滔滔往東流，

李　俊：（接唱）手搭涼篷用目瞅，

倪　榮：（接唱）柳蔭之下一小舟。

李　俊：啊賢弟，看那小舟之上，好像是蕭兄模樣，你我冒叫一聲。

倪　榮：冒叫一聲。

李　俊：那旁敢是蕭兄？

桂　英：啊爹爹，岸上有人喚你。

蕭恩：哦！有人喚我，是哪一位？（望）——哦，原來是李賢弟。
李俊：正是小弟。
蕭恩：莫非要到舟中一敍？
李俊：正是來看望蕭兄。
蕭恩：待我與你搭了扶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上船〕
蕭恩：啊，此位是？
李俊：乃是捲毛虎倪榮。——賢弟，見過蕭兄！
倪榮：蕭兄，這廂有禮了！
蕭恩：（以手相攙，二人較力）這做甚麽？
倪榮：試試你的膂力如何？
蕭恩：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哇！（笑）哈哈………
倪榮：老英雄！
蕭恩：誇獎了。——兒啊，出艙來見過二位叔父！

桂英：是。——參見二位叔父。

倪榮：這是何人？

蕭恩：小女桂英。

李俊：多大年紀？

蕭恩：一十六歲。

倪榮
李俊：可曾許配人家？

蕭恩：有了人家了。

倪榮：但不知是哪一家？

蕭恩：花榮賢弟之子，名喚花逢春。

李俊：倒也門當戶對。

倪榮：門當戶對。

蕭恩：啊二位賢弟，愚兄今日打了幾尾鮮魚，船中有的是酒，你我弟兄暢飲一回。

李俊
倪榮：到此就要叨擾。

蕭恩：自己弟兄何出此言。——兒啊，看酒來！

桂　英：是。

〔桂英取酒具放好，三人席地而坐〕

蕭　恩：我們就在船頭暢飲吧。啊，二位賢弟，愚兄做這河下的生意，忌的是乾旱二字——

李俊
倪榮：有人提起乾旱二字呢？

蕭　恩：不敢說罰，敬酒三杯。

李　俊：你要記下了！

倪　榮：記下了。

蕭　恩：請！

李　俊：飲！

倪　榮：乾！

蕭恩
李俊：哈哈，你犯了我們的酒令了。罰你三杯！

〔葛先生上〕

葛先生：（唱西皮搖板）

來在江邊用目霎，
船上坐着一枝花。

哎呀，看船上有一絕色女子；待我來偷覷偷覷。

倪　榮：蕭兄，岸上有人。

蕭　恩：噢！待我看來。（下船）哎，做甚麼的？

葛先生：啊啊啊，乃是問路的。

蕭　恩：問的是哪一家？

葛先生：問的是丁府。

蕭　恩：噢，丁府。你來看：就在前面，鶴脊門樓，八字粉牆，那就是丁府。……啊！聽見無有？

葛先生：哦哦，有勞了，有勞了！（下）

蕭　恩：狗頭狗腦，定不是好人！（上船）

李　俊：做甚麼的？

蕭　恩：問路的。

倪　榮：哪裏是問路的，分明是覷……

李　俊：嗯，諒他也不敢。

蕭　恩：諒他也不敢。

倪　榮：是啊！諒他也不敢。

蕭　恩：再飲幾杯。

李俊倪榮：酒已夠了。

〔蕭恩收拾酒具〕

〔丁郎上〕

丁　郎：離了家下，來到河下。哪隻是蕭恩的船哪？——蕭恩哪，蕭恩！

李　俊：啊蕭兄，岸上有人喚你。

蕭　恩：哦，有人喚我。（一望，下船）哦，原來是丁郎哥，到此何事？

丁　郎：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　恩：嗳，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就是。

丁　郎：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是，有了錢可想着給我們送去，別讓我們一趟一趟地白

跑，跑壞了鞋還得自個兒掏錢買。

蕭　恩：難爲你了。

〔蕭恩上船〕

李　俊：做甚麼的？

蕭　恩：催討漁稅的。

李　俊：待我來問他幾句。

蕭　恩：不要與他致氣。

李　俊：曉得了。——呔！回來！

丁　郎：喝，出來擋橫兒的啦。——回來啦，你有甚麼說的？

李　俊：我來問你：你前來做甚？

丁　郎：奉了我家員外爺之命，前來催討漁稅銀子。

李　俊：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　郎：沒有。

李　俊：戶部公文？

丁郎：也沒有。

李俊：憑着何來？

丁郎：乃是本縣的太爺當堂所斷。

李俊：敢是那呂子秋？

丁郎：要你叫太爺！

李俊：你回去對他們言講：從今以後，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郎：要是不免呢？

李俊：如若不免，在大街之上，撞着於俺，有些個不便哪！

丁郎：喝，口氣不小哇！你這麼横，你叫甚麼名字？

李俊：混江龍李俊。

丁郎：混江龍李俊就是你呀！

李俊：不錯！你要怎樣？

蕭恩：（勸阻）不要與他致氣呀。

丁郎：你接着我的吧！

李　俊：哼！

倪　榮：呔！滾回來！

蕭　恩：你又做甚麽？

倪　榮：待我也來囑咐他幾句。

蕭　恩：放他走了吧！

丁　郎：喝，這個嗓門更大。——回來啦，有甚麽事？

倪　榮：我來問你：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的旨意？

丁　郎：沒有。

倪　榮：戶部的公文？

丁　郎：也沒有。

倪　榮：憑着何來？

丁　郎：本縣太爺當堂所斷。

倪　榮：敢是那呂子秋？

丁　郎：要你叫太爺！

倪　榮：你回去對他言講：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　郎：要是不免？

倪　榮：大街之上，撞着於俺，俺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泡燒酒喝！

丁　郎：喝，你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說這樣的大話，你叫甚麼名字？

倪　榮：捲毛虎倪榮。

丁　郎：捲毛虎倪榮就是你呀！我找你可不是一天了。

倪　榮：你要怎樣？

蕭　恩：賢弟！不要生事啊！（對丁郎）去吧！

丁　郎：你要打？別忙，等我摘了帽子，脫了衣裳。——蕭恩你拉住了他……

蕭　恩：你要怎麽樣？

倪　榮：蕭兄休得攔阻！

丁　郎：你把他拉住了，我好跑哇。（跑下）

李俊 倪榮：蕭兄爲何這等懦弱？

蕭　恩：他們的人多。

李俊
倪榮：你我弟兄人也不少。

蕭恩：他們的勢力大呀！

李俊
倪榮：欺壓你我弟兄不成！

蕭恩：這就難講話了。

李俊
倪榮：這河下生意，不做也罷。

蕭恩：咳！本當不做這河下生意，怎奈囊中……哎，慚愧！

李俊：小弟送銀十兩。

倪榮：小弟送白米十石。

蕭恩：多謝二位賢弟！

李俊
倪榮：告辭了！

李俊：（唱搖板）

辭別蕭兄把船下，

（蕭恩搭跳，李俊、倪榮下船）

倪榮：（接唱）紋銀白米送到家。

李俊
倪榮：請！

蕭恩：請！

〔李俊、倪榮下〕

蕭恩：（下船）二位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這才是好朋友！（笑）哈哈……

桂英：爹爹，二位叔父去遠了；爹爹上船來吧！

蕭恩：哦！（上船）

桂英：啊爹爹，方才這二位叔父，是甚等樣人？

蕭恩：兒問的是他？

桂英：正是。

蕭恩：兒啊！

（唱西皮搖板）

他本是江湖二豪俠，

李俊倪榮就是他；

蟒袍玉帶不願掛，

弟兄雙雙走天涯。

桂　英：（接唱）昔日子期訪伯牙，

爹爹交友也不差，

知心人說不盡知心話。

蕭　恩：（接唱）猛抬頭見紅日墜落西下。

兒啊，天時不早，我們回去了吧！

桂　英：遵命！

〔蕭恩下船解纜，上船〕

蕭　恩：正是：父女打魚在江下，

桂　英：家貧那怕人笑咱；

蕭　恩：看看不覺紅日落，

桂　英：一輪明月照蘆花。

〔蕭恩、桂英同搖船下〕

第三場

〔丁員外、葛先生同上〕

丁員外：（念）家有千石糧，

葛先生：（念）前倉堆後倉。

丁員外：丁郎兒前去催討漁稅銀子，爲何還不見回來？

葛先生：想必來也。

〔丁郎上〕

丁　郎：離了河下，來到家下；說來說去，還是這兩句話。——參見員外爺。

丁員外：罷了。命你催討漁稅銀子，怎麽樣了？

丁　郎：蕭恩說得好：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給咱們爺們送上府來。

丁員外：話倒是兩句好話。

丁　郎：是好話不是？我剛要走，出來一個擋橫兒的，他把我又叫回去啦。

丁員外：講些甚麽？
丁　郎：他問我是幹甚麽的。
丁員外：催討漁稅銀子。
丁　郎：『這漁稅銀子，可有聖上旨意？』
丁員外：無有。
丁　郎：『戶部公文？』
丁員外：也無有。
丁　郎：『憑着何來？』
丁員外：本縣太爺當堂所斷。
丁　郎：『敢是那呂子秋？』
丁員外
葛先生：㗂，要叫太爺！
丁　郎：是他說的。他說了：『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員外：如若不免？
丁　郎：如若不免，大街之上，要是撞着您哪，可有點不便！

丁員外：他叫甚麽名字？

丁　郎：他叫甚麽『混世蟲』啊！

葛先生：敢莫是混江龍？

丁　郎：不錯，就是他。

丁員外：記下了！

葛先生：是。

丁　郎：我剛要走。又出來一個，腦袋長的跟花鷄蛋似的，他說：『呔！滾回來！』

丁員外：你可曾滾了回去呀？

丁　郎：您這是怎麽啦！我吃着您的，喝着您的，我要是滾回去，不就弱了咱們爺兒們的銳氣了嗎！

葛先生：你是怎麽回去的？

丁　郎：我呀，我爬回去的。

丁員外：嘿！他講些甚麽？

丁　郎：他還是那一套，他說：『這漁稅銀子免了便罷！』

丁員外：如若不免？

丁　郎：大街之上，要是撞着您，他要剝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燒酒喝！

丁員外：他叫甚麼名字？

丁　郎：他叫甚麼『烤白薯』啊！

葛先生：敢莫是捲毛虎？

丁　郎：不錯，就是這小子。

丁員外：你下面歇息去吧！

丁　郎：是。（下）

丁員外：來，搭轎！

葛先生：搭轎何往？

丁員外：親自催討。

葛先生：些須小事，待小人代勞。

丁員外：全仗先生。（下）

葛先生：有請教師爺！

〔四徒弟同上〕

四徒弟：葛先生，甚麼事呀？

葛先生：你家師父呢？

四徒弟：在後頭練功夫哪。

葛先生：請了出來，有話言講。

四徒弟：是啦。——有請師父！

〔大教師上〕

大教師：（念）好吃好喝又好攬，聽說打架我先跑。——徒弟們，甚麼事呀？

四徒弟：葛先生有請。

大教師：啊，葛先生。

葛先生：啊啊，教師爺。

大教師：罷啦！你把我們爺兒幾個掇弄出來，有甚麼事呀？

葛先生：哎，請了出來。

大教師：不錯，請了出來。有甚麼事呀？

葛先生：員外命丁郎兒前去催討漁稅銀子，被蕭恩羞辱了一場。我想此事，非教師爺辛苦一趟不可。

大教師：這倒算不了甚麼！可有一節——

葛先生：哪一節？

大教師：我們爺兒們來的時候，講的是看家護院，這催討漁稅銀子，我們管不着。

葛先生：祇此一次，下不爲例。

大教師：可就是這一回。——徒弟們，走着！

葛先生：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早再去不遲。

大教師：得，就這麽辦啦。

〔葛先生下〕

大教師：徒弟們，今兒晚上加點夜功，吃得飽飽的，練得棒棒的，明天早晨跟師父過江討漁稅去！㊂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率四徒弟下〕

第四場

〔蕭恩上〕

蕭　恩：（唱西皮快三眼）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
稼場鷄驚醒了夢裏南柯。
二賢弟在河下相勸與我，
他叫我把打魚的事一旦丟却；
我本當不打魚關門閒坐，
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
清早起開柴扉烏鴉叫過——
飛過去叫過來却是爲何？
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
桂英兒捧茶來爲父解渴！

〔桂英端茶上〕

桂　英：（唱西皮搖板）

遭不幸我的母早已亡過，
撇下了父女們苦受奔波。
清晨起老爹爹呼喚於我，
我這裏捧香茶與父解渴。

爹爹用茶。

〔蕭恩喝茶，放杯，桂英將茶具放下〕

蕭　恩：爲父也曾對你講過，不叫兒漁家打扮，怎麽還是漁家打扮哪？

桂　英：孩兒生在漁家，長在漁船；不叫孩兒漁家打扮，要孩兒怎樣的打扮？

蕭　恩：嗯！不遵父言，就爲不孝！

桂　英：爹爹不必生氣，孩兒改過就是。

蕭　恩：這便才是。

〔桂英與蕭恩搥背，四徒弟、大教師上〕

大教師：走着走着！

四徒弟：別走啦，到啦。

大教師：別倒哇！留着喂狗吧！

四徒弟：到了蕭恩的家啦。

大教師：怎麽，到了蕭恩的家啦？等我瞧瞧去。（看）回去吧，回去吧！

四徒弟：怎麽啦？

大教師：蕭恩沒在家。

四徒弟：您怎麽知道沒在家？

大教師：關着門哪。

四徒弟：關着門，是在家；鎖着門才是不在家哪。

大教師：我再看看。——回去吧！我說沒在家，他就是沒在家。

四徒弟：又怎麽啦？

大教師：晒着網哪。

四徒弟：晒着網才是在家哪！

大教師：那麽就叫門去吧！
四徒弟：師父沒教過。
大教師：這還用教？
四徒弟：還是瞧您的吧！
大教師：怎麽，還是瞧我的？好，你們瞧着點！
四徒弟：瞧着點。
大教師：（小聲地）蕭恩，蕭恩！
四徒弟：您大點聲呀！
大教師：大點聲，不叫他聽見了嗎？
四徒弟：爲的是叫他聽見哪！
大教師：哦，爲的是叫他聽見？等我脫了衣裳。（脫衣）我要叫啦。
四徒弟：您叫吧！
大教師：你們瞧着點，這是能耐本事；學會了吃遍天下。叫門得有叫門的架式，這叫做『攔門式』，蕭恩不出來便罷，他要是一出來，我這上頭一拳，底下一脚，

他就得爬下。有道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呔！蕭恩哪！——瞧見沒有，就得這架子。

四徒弟：好架子！

〔桂英欲開門，被蕭恩攔住，桂英下〕

蕭　恩：（開門）是哪個？（將大教師打倒）

大教師：咳，誰沒事兒往這兒扔西瓜皮？把我滑了一個大跟頭。

四徒弟：蕭恩出來啦！

大教師：怎麽着，蕭恩出來啦？（看）哦！是個糟老頭子。

四徒弟：人家問是誰哪。

大教師：是我，是我，是嚼兒我！

蕭　恩：你們是哪裏來的？

大教師：連我們你都不認識，可算你瞎了眼啦！我們就是丁府上來的。

蕭　恩：哦，莫非你就是丁府上的教師爺？

大教師：罷啦，罷啦！

蕭　恩：哼！

大教師：喝，會倆下子！

四徒弟：怎麽樣啦？

大教師：不要緊，不要緊。

蕭　恩：做甚麽來了？

大教師：請安來啦，問好來啦，外帶着有點兒事，催討漁稅銀子來啦！

蕭　恩：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錢，送上府去。何必你來！

大教師：喝，會點穴。——徒弟們，可留點神哪！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你說甚麽天旱水淺，魚不上網，改日有了銀錢，送上府去。這兩句話，別人來啦，三言兩語，叫你打發回去啦；今天教師爺我來啦，任憑你怎麽說，不管你怎麽說，說了半天，那算你白說，還得給我拿漁稅銀子來！

蕭　恩：旁人來了無有，教師爺你來了麽？

大教師：你乖乖兒地給銀子。

蕭　恩：（冷笑）嘿嘿！越發地無有了！

大教師：眞乾哪！跟他說好的是不成，我說徒弟們！

四徒弟：師父。

大教師：帶着哪沒有？

四徒弟：帶着哪。

大教師：拿來！

四徒弟：給您。（遞鎖鍊）

大教師：這個老頭兒夠扎手的。你們可瞧着點兒，我一鎖上他，你們拉着就走。

四徒弟：是啦。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跟你要錢你沒有，你瞧這是甚麼？

蕭　恩：（看教師手中的鎖鍊）朝廷王法，要它何用？

大教師：這是你姥姥怕你長不大，給你打的百家鎖。

蕭　恩：哼！（打落鎖鍊，踏在脚下）

大教師：哎喲，哎喲！

四徒弟：怎麽様，砸了脚啦？
大敎師：沒砸着。過去檢過來！
四徒弟：師父沒敎過。
大敎師：這還用敎？眞是飯桶！過去檢過來不就得了嗎？
四徒弟：瞧師父的吧！
大敎師：還得瞧我的！
四徒弟：瞧您的。
大敎師：得，瞧我的就瞧我的。——我說蕭恩哪，你瞧見過稀稀罕兒沒有？一個家雀兒倆腦袋！在那兒哪！（推蕭恩，拾鎖鍊）在這兒哪！
蕭　恩：（有意地讓開）哼！
大敎師：這叫做有力使力，無力使智。徒弟們，鎖上可拉着就走！
四徒弟：沒錯兒！
大敎師：蕭恩哪，有了漁稅銀子便罷；如其不然，今兒個敎師爺我要鎖你！
蕭　恩：朝廷王法，你們不能鎖！

大教師：我一定要鎖。
蕭　恩：你們不能鎖！
大教師：我一定要鎖。
蕭　恩：你就鎖，鎖，鎖！

〔大教師以鎖鍊套蕭恩，反被蕭恩套住脖子〕

四徒弟：拉着走！走！
大教師：得啦！鎖上蕭恩你們拉着走；鎖上我，你們也拉着走？
四徒弟：喲！我們拉錯啦。
大教師：你們瞧瞧，禿了一塊皮。這是怎麽說的！
四徒弟：這回我們看清楚了再拉。
大教師：我看這個老頭子有點扎手，動硬的不行，咱們跟他動軟的吧！
四徒弟：對，跟他動軟的。
大教師：（強笑）哈哈……我說蕭老頭兒，沒您不聖明的！我們爺兒幾個奉命前來催討漁稅銀子，這就叫『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這麽辦，甭管有銀子沒銀子，

您跟我們過趟江，見見我們員外爺；給不給在您，要不要在他，就沒有我們爺兒幾個的事啦。您瞧怎麼樣？

蕭　恩：話麼，倒是兩句好話。可惜呀，可惜！

大教師：可惜甚麼？

蕭　恩：你二大爺沒有功夫。

大教師：喝，他跟我們爺兒們倒論上啦！

四徒弟：這就叫軟硬不吃。乾脆咱們還是跟他講打。

大教師：講打？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四徒弟：預備好啦！

大教師：好，咱們講打。

四徒弟：打。

大教師：我說蕭恩哪，跟你要錢你沒有，叫你過江你不去。瞧見沒有？教師爺帶的人多，我們要講打。

蕭　恩：要講打？

大教師：要講打。

蕭　恩：（笑）哈哈……老漢幼年間，聽說打架如同小孩穿新鞋，過新年的一般！如今哪，老了，打不動了哇！

大教師：你還是甭賣派，教師爺我不聽這一套，我一定要打。

蕭　恩：娃娃，當眞要打？

大教師：當眞要打。

蕭　恩：果然要打？

大教師：果然要打。

蕭　恩：好！待老漢將衣帽放在家中，找個寬闊之地，打個樣兒你們看看。來，來，來呀！

大教師：徒弟們，打呀！

四徒弟：打！

蕭　恩：（唱西皮倒板）

聽一言氣得我七竅冒火！

（蕭恩打四徒弟，大教師接拳架住）

大教師：聽一言氣得你七竅冒火，教師爺我要打你個八處生煙。

蕭　恩：（打大教師，接唱搖板）

不由得年邁人咬碎牙窩，

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

（蕭恩打四徒弟，大教師接拳架住）

大教師：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你，教師爺我也不是沒名少姓的。我叫左銅錘。

蕭　恩：（打大教師，接唱）

大戰場小戰場見過許多，

我好比出山虎獨自一個。

（蕭恩打四徒弟，大教師接拳架住）

大教師：你好比出山虎獨自一個；教師爺我好比那打獵的，專打你這個出山虎！

蕭　恩：（打大教師，接唱）

何懼你看家犬一羣一窩！

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打大教師嘴巴）

大教師：打呀，打呀！

四徒弟：別打啦！

大教師：怎麼着？有朋友出來『了』啦嗎？

四徒弟：人家罵下來啦。

大教師：罵甚麼？

四徒弟：罵您是奴下奴，沒有我們的事。

大教師：罵我一個人，沒你們的事？咱們可是一塊兒來的！

四徒弟：沒我們甚麼事。

大教師：等我問問他去。——蕭恩，你罵我們是奴下奴？不錯，我們是丁府之奴，可不是你蕭家之奴。這麼辦，你要是禁得住教師爺三『羊頭』，漁稅銀子不要啦，帶着徒弟們揚長一走，你瞧怎麼樣？

蕭　恩：慢說三『羊頭』，就是你三狗頭，你二大爺何懼！

大教師：人頭怎麼變了狗頭啦。——蕭恩，你哪兒有功夫？

蕭　恩：（拍腹）……。

大教師：你站住了吧！

〔大教師向蕭恩三撞。蕭恩領起，打四徒弟下，截住大教師〕

大教師：（跪下）得啦，二大爺，徒弟們您都打發走啦，就剩我一個人啦，您也把我放過去吧。

蕭　恩：慢來，慢來，你是丁府上的教師爺呀！

大教師：得啦，二大爺，您別罵人啦。

蕭　恩：大大的有名哪！

大教師：咳！有甚麽名啊！不過是『馬杓上的蒼蠅』——混飯吃。

蕭　恩：老漢要領教領教。

大教師：我就是這個能耐，您放我過去得啦！

蕭　恩：一定要領教！

大教師：聽我告訴你：沒有個『三脚毛』『四門斗』的，也不敢出來當教師爺，練兩手你瞧瞧。您瞧這個！㊂

蕭　恩：這叫甚麼？

大教師：這叫扁擔。

蕭　恩：不好！

大教師：不好，您再瞧這個！

蕭　恩：這叫甚麼？

大教師：擔扁。

蕭　恩：不好。

大教師：不好？練點掏心窩子的，您上眼吧！（練，欲暗算蕭恩，被蕭恩打倒）㈣

蕭　恩：放你過去却也不難；你撞了老漢三『羊頭』，若禁得住我三拳頭，就放你過去。

大教師：好，你等等，等我運運氣。

蕭　恩：怎麽，你還會運氣？

大教師：甚麽話哪！打人得會打，挨打也得會挨呀。

蕭　恩：好，運來，運來！

〔大教師運氣〕

蕭　恩：哪裏有功夫？（用手戳教師）

大教師：您別戳呀！戳洩了氣啦！還得重來。（運氣）……

蕭　恩：運好了？站穩了哇！

〔蕭恩打大教師三拳。二人架住。桂英持竹板上，打大教師〕

大教師：好，你們倆打一個兒呀！接着我的吧！（逃下）

桂　英：啊爹爹，孩兒打得可好？

蕭　恩：打得好。只是我們打出禍來了。

桂　英：這便如何是好？

蕭　恩：取爲父衣帽過來，待爲父趕至縣衙，搶他一個原告。

桂　英：（取衣帽）爹爹年邁，不去也罷。

蕭　恩：小孩子家懂得甚麽，爲父去了！（出門）看守門戶！

桂　英：是。

〔蕭恩、桂英兩邊分下〕

第五場

〔四徒弟、大教師同上〕

大教師：打呀！

四徒弟：都打壞啦，還打哪？

大教師：來、來、來！快攙着我點兒！

四徒弟：幹嘛還用攙着？

大教師：攙着點兒，回頭有便宜。

四徒弟：有便宜？好，攙着攙着。

大教師：找葛先生去！

〔葛先生暗上〕

葛先生：啊，教師爺回來了。辛苦了，有累了！銀子可要來了？

大教師：我讓人給揍了！銀子倒沒有要來。我們爺兒幾個都讓蕭恩給打回來啦。

葛先生：教師爺不必動怒，明日將他送在有司衙門，打他幾十板子，與教師爺出出氣，

也就是了。

大教師：你早幹甚麼來着？

葛先生：教師爺後面將養去吧！

大教師：走，徒弟們，跟師父養傷去！

〔四徒弟攙大教師下。葛先生下〕

第六場

〔桂英上〕

桂　英：（唱西皮快三眼）

老爹爹到縣衙前去出首，

〔內打板子聲，喊『一十』〕

倒叫我桂英兒掛在心頭；

〔內打聲，喊『二十』〕

將身兒坐至在草堂等候，

〔內打聲，喊『三十』〕

等候了爹爹回細問情由。

〔幕後打聲，喊：『四十』，『連夜過府賠禮，攆下堂去！』〕

〔蕭恩上〕

蕭　恩：好賊子！

（唱西皮散板）

可恨那呂子秋爲官不正！

仗勢力欺壓我貧窮的良民！

上公堂他那裏一言不問，

責打我四十板就趕出了頭門。

無奈何咬牙關忙往家奔——

桂英兒與爲父快來開門！

桂　英：（開門，攙扶蕭恩）爹爹爲何這等模樣？

蕭　恩：哎呀兒啊！爲父上得公堂，那贓官一言不問，就將爲父重責了四十！

桂　英：好賊子！

（唱散板）

罵一聲賊子眞可恨，

欺壓爹爹爲何情！

爹爹你受屈了！（哭）

蕭　恩：這還不算受屈呀！

桂　英：啊，怎樣才算受屈呢？

蕭　恩：那贓官言道，叫爲父連夜過江與那賊前去賠禮，那才算受屈呢。

桂　英：爹爹，你是去也不去？

蕭　恩：哎——呀！說甚麽去與不去；爲父恨不得今晚肋生雙翅，飛過江去，我要殺……

桂　英：禁聲！

（蕭恩、桂英雙望門。蕭命桂英關門）

桂　英：爹爹，殺甚麽？

蕭恩：殺他的滿門！

桂英：爹爹呀！他家勢力浩大，爹爹你，你……還是忍耐了吧！

蕭恩：休得多口，取爲父衣服戒刀過來！

桂英：爹爹！不去也罷！

蕭恩：兒就不要管了哇！

桂英：（捧衣服戒刀）還是不去的好！

蕭恩：嘜，拿了過來！兒在家好好看守門戶，爲父去了。

桂英：爹爹請轉！

蕭恩：做甚麼？

桂英：孩兒也要跟隨前去。

蕭恩：爲父前去殺人，你去做甚哪！

桂英：爹爹殺人，孩兒站在一旁，與爹爹壯壯膽量，也是好的。

蕭恩：哦，我兒有此膽量？

桂英：有此膽量。

蕭　恩：好，將你婆家的聘禮慶頂珠、衣服、戒刀一齊收拾好了！

桂　英：是。（取衣、刀）

蕭　恩：（自言自語）嗯，一同前去麼，也好！

桂　英：收拾好了。

蕭　恩：我們走哇！

桂　英：（迴顧）爹爹請轉！

蕭　恩：做甚麼？

桂　英：這門還未曾關呢。

蕭　恩：這門麼？——關也罷，不關也罷。

桂　英：（又迴顧）爹爹請轉！

蕭　恩：又做甚麼？

桂　英：家中還有許多動用的傢具呢。

蕭　恩：嗳，門都不關，還要甚麼動用的傢具呀！咳！不省事的寃家呀！（哭）

桂　英：（哭）喂呀！

〔蕭恩、桂英緩行〕

蕭　恩：不要哭，我們走哇！兒啊，到了那裏，要看爲父的眼色行事！

桂　英：是。

蕭　恩：千萬不要莽撞啊！

桂　英：是。

〔到江岸，蕭恩扶桂英上船；扔衣物，解纜，跳上船〕

蕭　恩：兒啊，黑夜行船，比不得白天；兒要掌穩了舵！

桂　英：遵命。

蕭　恩：（唱快板）

這件事不由我心中冒火，㊄
今夜晚過江去將他殺却。
恨不得插雙翅越江而過。

〔桂英鬆索落篷〕

蕭　恩：啊？

（接唱）我的兒爲甚麼撤了篷索？

桂　英：爹爹，此去殺人是眞是假？

蕭　恩：嗐——這殺人哪有甚麼假的呀！

桂　英：如此，孩兒心中有些害怕，我不去了。

蕭　恩：怎麽？你，你不去了？呀呀呸！在家的時節，不叫兒跟隨前來，兒是一定地要跟隨前來；如今船行半江之中，兒又不去了！也罷！待爲父撥轉船頭，送兒回去！

〔蕭恩撥船，桂英反撥〕

桂　英：孩兒捨不得爹爹！

蕭　恩：（唱『哭頭』）

啊……！桂英哪，我的兒啊！

〔搖船圓場。蕭恩跳下，繫船；桂英將衣物扔下船，跳下〕

蕭　恩：兒啊，在此處下船，少時還要在此處上船。兒要記下了。

桂　英：是。

蕭　恩：慶頂珠可帶在身旁？

桂　英：現在身旁，要它何用？

蕭　恩：到了那裏，倘有不測，兒打水路逃往花家去吧！

桂　英：爹爹你呢？

蕭　恩：爲父的麼？兒就不用管了啊！

桂　英：（哭）喂呀！

蕭　恩：兒啊，不要啼哭，到了那裏，看爲父眼色行事，叫兒罵，兒就罵。

桂　英：是。

蕭　恩：叫兒殺，兒就殺。

桂　英：是。

蕭　恩：來此已是。

〔蕭恩、桂英披衣服〕

蕭　恩：門上有人麼？

〔大教師上，口裏哼着小調〕

大教師：誰呀？（開門）喲，二大爺，您太難啦！怎麼打到門上來啦？

蕭　恩：過府賠罪來了。

大教師：賠罪來啦？你敢不來嗎！

蕭　恩：啊？

大教師：你往後點兒站！我好給您回一聲啊。（見蕭不動，指桂英）那是誰呀！

〔蕭恩遮桂英〕

大教師：（進門）有請員外爺！

〔丁員外、葛先生同上〕

丁員外：何事？

大教師：蕭恩過府賠罪來啦。

丁員外：傳家丁們走上！

大教師：家丁們走上！

〔四徒弟上〕

丁員外：叫他進來！

大教師：咋！——蕭恩，員外傳你哪！

蕭　恩：兒啊，放大了膽，隨爲父的來呀！——請了！

丁員外：嘟！膽大蕭恩，抗稅不交，將我府中家人打壞；如今還是這等大模大樣，其情可惱！——左右，與我拿下了！

衆　：啊！

蕭　恩：且慢！我父女有好心獻上。

丁員外：有甚麼好心？

蕭　恩：日前打魚得來一宗寶貝，特來獻上。

丁員外：甚麼寶貝？

蕭　恩：這——耳目甚衆。

丁員外：你們退下了！

〔大教師與四徒弟下〕

丁員外：甚麼寶貝？

蕭　恩：慶頂珠。

丁員外：哦，慶頂珠，好寶貝！

葛先生：好寶貝呀！

丁員外：呈上來，待我一觀！

蕭　恩：（示意）兒啊，獻寶啊！

丁員外：快些取來！

蕭　恩：看刀！

〔蕭恩、桂英拔刀，殺死丁員外、葛先生〕

蕭　恩：兒啊！放大了膽，隨爲父的殺！

桂　英：遵命。

〔蕭恩下。四徒弟上，與桂英起打，四徒弟敗下。大教師上，起打，桂英敗下。蕭恩上，接打；大教師敗下。二徒弟上，與蕭恩起打，敗下。大教師上，接打。桂英上，蕭恩、桂英殺死大教師。同下〕

——劇　終——

㈠ 或作：『桂英兒掌穩舵父把網撒』。

㈡ 教師爺等人到蕭家去在原本中是夜晚，僅僅一江之隔，而到了蕭家却是早晨，在時間上不太符合，整理本略加修改。

㈢ 此處原有大教師念大十八般武藝，小十八般兵器，軟硬功夫一節，近時演出多已略去。這一節在舞台上很有諷刺效果，但處理不好，往往容易喧賓奪主。如果在導演時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此節也可保留。今將原詞附後：

大教師：聽我告訴你：沒有個『三脚毛』『四門斗』的，也不敢出來當教師爺。我練過大十八般武藝，小十八般兵器，拳脚式，軟硬的眞功夫。

蕭　恩：何謂大十八般武藝？

大教師：大十八般武藝我練的是：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鐺棍棚棒，鞭鐧錘抓，拐子流星，這都算不了甚麼！

蕭　恩：何謂小十八般兵器？

大教師：小十八般兵器我練的是：手撑子、手攮子、攔馬橛、虎頭鈎、雙手帶、二人奪、鐵尺、桿棒、梢子棍、金鏢、銀鏢、毒藥鏢、弩弓、袖箭、五色飛蝗石，能打百步之外，百發百中，這也算不了甚麼！

蕭　恩：何謂軟硬的眞功夫？

大教師：我練過大洪拳、小洪拳、拳脚講、拳脚熟、招打快，遠的長錘，近的短打，挨攔擠靠，縮小棉軟功，死中求活，烏龍攪，嘎雜子，這都是我練的；上練油錘貫頂，下練鐵襠，蛤蟆氣、金鐘罩、鐵布衫、達摩老祖易筋經，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我的胳膊，您瞧瞧，越練越細。

蕭　恩：哼！太囉嗦了！

大教師：我還告訴您：淨說不練是嘴把式，淨練不說是傻把式。練兩下兒您瞧瞧。——就地畫一個圈兒，要在圈兒裏打×個旋風脚，不講出圈兒。練兩下兒您瞧瞧。上眼罷！

您瞧這個！

㊃ 此處大教師練功夫原有做茶壺的動作，表演和念白都很庸俗，茲刪去，改爲暗算蕭恩。

㊄ 此段唱詞或作：『惱恨那呂子秋行事不正，他不該倚勢力欺壓良民。船行在半江中因何不動，桂英兒因何故撤了篷繩？』（周信芳先生詞）。或作：『惱恨那呂子秋行事可惡，恨不得插雙翅飛過江河，船行在半江中兒要掌穩了舵，我的兒爲甚麼撤了篷索。』（馬連良先生詞）。或作：『惱恨那狗奸賊行事太惡，心兒內一陣陣咬碎牙齶，恨不得生雙翅江邊飛過，我的兒因何故撤了篷索。』（譚富英先生詞）。

岳母刺字

前記

『岳母刺字』是一個流傳很廣的民間故事。岳飛的母親是我國古代著名的一位英雄母親。原在前線抗金的岳飛，當宗澤元帥死後，不滿意朝廷派來接任的杜充，乃私自回家。結果岳母將他訓斥一頓，要他回營繼續殺敵；並在岳飛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字，以堅定岳飛的心志。岳飛後來終於成了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京劇中，這個戲的原本有好幾種，情節並不一樣，但均不流行，內容都很粗糙。這次整理的本子，基本上是根據『交印刺字』的情節，並參考了河北梆子和川戲『岳母刺字』而重新改編的。改編本對人物的描寫，除了在劇本的文字上加工以外，並企圖盡量地選用『老旦』一行原來的各種唱法，來更好地幫助刻劃岳母。

本劇由中國京劇團演員李金泉，和本院編輯處范鈞宏、吳少岳集體改編，並由范、吳兩同志執筆寫定的。

岳母刺字

第一場

（岳飛上）

岳　飛：咳！

（唱二黃散板）

滿懷憂憤出營門，
恨男兒有志莫能伸！

俺，岳飛。只因金兵犯境，是俺投効宗澤元帥帳下爲將，官居統制。幸蒙元帥見重，言聽計從，方期收復河山，直搗黃龍，不幸元帥爲國憂憤，竟自嘔血而死！元帥死後，朝廷派杜充接任，不想此人剛愎自用，不納忠言，是俺有志難酬，中心悒鬱！想大丈夫既不能標名於淩煙閣上，倒不如歸於林下侍奉老

母，也落得個孝親之名於後世也。

（唱二黃散板）

心中只把杜充恨，
全無忠義報國心，
宗元帥遺命成泡影！
倒不如回家侍奉娘親。（下）

第一場

（岳母上）

岳母：（念引）兩鬢蒼然，願得見，光復江山。

（念詩）憶昔洪濤灌湯陰，　夫君不幸命捐生；
有兒報國全忠孝，　未負劬勞一片心。

老身姚氏。世居湯陰，只因當年洪水爲災，夫君喪命，我與岳飛孩兒，幸得不死。是我孤燈獨守，將他教養成人；又蒙周侗老師，傳授兵法武藝。且喜他

文武兼全，今在宗澤元帥帳下爲將，抗金殺敵，屢建奇功，甚得宗老元帥見重。吾兒壯志得酬，好不敎人欣喜。正是：有兒能報國，敎子喜成名！

（唱二黃慢板）

想當年守孤燈將兒敎訓，

幸喜他懷忠義奮志鵬程；

但願他滅賊寇山河重整，

迎二聖轉還朝共享太平。

〔李氏捧茶上〕

李　氏：（唱二黃搖板）

我夫君爲國家勤勞効命，

爲妻子奉高堂定省晨昏。

婆婆請茶！

岳　母：一旁坐下。

李　氏：媳婦告坐。啊母親，這幾日未得鵬舉家報，不知是何緣故？

岳　母：想是軍中事忙，無暇修書。媳婦不必惦念。

李　氏：是。啊母親，金兵如此猖獗，不知何日才得太平？

岳　母：金兵雖然猖獗，且喜宗老元帥執掌兵權，將士用命，鵬舉兒隨營參贊，言聽計從，光復河山，爲期想已不遠。有日我兒奏凱回程，闔家團聚，這天倫之樂，我却不能輕輕地放過去喲！（微笑）

（唱二黃搖板）

爲娘我雖然是風燭晚景，

我還要聽凱歌樂享太平。

岳　飛：（內）馬來！

（上唱二黃散板）

宗元帥爲國家嘔血喪命，

又誰知朝廷中選用非人。

來至在自家門忙下鞍鐙。

母親！

岳　母：（驚喜）我兒回來了！一路勞頓——啊媳婦，快快與你丈夫看座。

岳　飛：謝母親！——娘子！

李　氏：官人。

岳　飛：（接唱）展愁眉放笑臉問母安寧。

母親近日身體安否？

岳　母：爲娘倒還康健，兒啊，你可好啊！

岳　飛：孩兒身體甚好，多勞母親罣念。

岳　母：啊，兒啊，你是順道至此，還是特地回家呢？

岳　飛：這——兒是特地回家。

岳　母：此時軍務甚忙，特地回家爲了何事？

岳　飛：只因孩兒久離膝下，思念母親，故爾回家探望。

岳　母：嗯……昔日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兒旣以身許國，就該公而忘私，爲何反以爲娘爲念呢？

岳　飛：（起立）孩兒不肖，母親恕罪！

岳　母：兒且坐下。

岳　飛：遵命。（落座）

岳　母：兒啊，你既從大營而來，不知此時金兵情勢如何？

岳　飛：兩河義師到處響應，我軍嚴陣以待，金兵不敢渡河。

岳　母：哦，金兵不敢渡河！

岳　飛：正是。

岳　母：啊，媳婦，方才爲娘言道，光復河山爲期想已不遠，你看如何！

李　氏：婆婆所見不差。

岳　母：（笑）哈哈哈……宗老元帥忠心爲國，實實令人可敬。——兒啊，你回得營去，在宗老元帥麾下，必須要盡心盡力，赴湯蹈火也不可退後喲！

（唱二黃搖板）

有忠良作砥柱令人歡慶，

喜的是禦金兵天下一心。

岳　飛：呀！

（唱二黃散板）

老娘親他那裏滿懷高興，
又誰知軍營中主帥非人，
想起了宗元帥心酸難忍！（行弦）

岳母：兒啊，爲娘提起宗老元帥，你爲何暗中落淚？

岳飛：這個——

岳母：有甚麼心事？就該對爲娘說明才是。

李氏：是呀，相公有甚麼心事，就該對母親說明才是。

岳飛：罷！

（接唱）到此時我祇得把話說明。

哎呀母親哪！那宗老元帥爲國憂憤，染病在床，臨終之時，三呼『渡河』，嘔血而死！

岳母：哦！宗老元帥他，他……死了麼？

岳飛：正是。

岳　母：（長嘆）咳！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唉！淚滿襟啊！（起立）

（唱二黃散板）

宗元帥爲國家憂憤喪命，

不由我年邁人珠淚雙淋！

似這等忠良將令人欽敬，

匡社稷保疆土何人繼承？（落座）

兒啊，宗老元帥身死，不知朝廷派何人繼任？

岳　飛：朝廷已派杜充接任。

岳　母：那杜充元帥爲人如何？

岳　飛：那杜充剛愎自用，無智無才，孩兒屢次請命殺敵，他不但不允，反將孩兒置於閒散之地。

岳　母：兒啊，想是他初到任所，人地生疏，對兒有不週之處，也是有的。

岳　飛：哎呀母親哪！想孩兒幼讀兵書，精通武藝，指望建功立業，報國盡忠，不想如今所事非人，有志難酬。爲此有意暫歸林下，侍奉母親，以盡爲子之道。孩

兒不告而行，還望母親恕罪。

岳　母：哦！兒要回家奉母行孝麽？

岳　飛：是。

岳　母：我兒你此言差矣！自古道君辱臣死，親玷子亡。如今二聖蒙塵，國家危急，兒既已出仕朝廷，就該捨命勤王，以身報國。今乃以杜充一人之故，灰心墮志，躊躇不前，難道這就是你周老恩師的訓誨？宗老元帥的遺言？忠孝本無二道，你既不能盡忠，却又怎的盡孝？兒啊！你，你，你辜負爲娘一片苦心哪！

（唱二黄原板）

鵬舉兒聽爲娘把話來論，
休忘了爲娘我教養苦心，
兒應當秉忠心爲國効命，
莫等閒辜負了年少光陰。
那杜充雖無知兒且耐性，

岳　飛：（接唱）常言道大丈夫權衡輕重，能屈能伸，方不愧有爲之人。
兒指望搗黃龍開懷痛飲，
又誰知那杜充一意孤行。
兒空懷報國志無法効命，
倒不如侍奉娘親終老山林。

岳　母：（接唱）兒說道志難酬無從効命，
豈不知小不忍大謀難成。
既然是有志向黃龍痛飲，
怎能夠爲一人墮志灰心，全不想一髮千鈞！
我的兒要分明國仇私恨，
兒啊！
（接唱散板）
公與私國與家兒要分淸。

岳　飛：呀！（起立）

（唱二黃散板）

老娘親嚴教訓大義凜凜，

怎能夠爲一人墮志灰心，

從遺命遵母訓我心志拿定。

娘子！

奉高堂教兒女你要多多費心。

李　氏：相公啊！

（接唱）尊相公免叮嚀寬心放定，

家中事有爲妻一力擔承。

岳　飛：好啊！

（接唱）娘子賢德實可敬，

奉親教子你擔承。

辭別老母出家門——

岳　母：我兒轉來！

岳　飛：（接唱）母親有話請叮嚀。
　　母親還有何言語囑咐孩兒？
岳　母：兒啊，急急忙忙意欲何往？
岳　飛：孩兒聽得母親一番教訓，深知歸家非是，故爾急想回營。
岳　母：兒既已知過，又何必如此性急，爲娘還有言語囑咐。
岳　飛：母親請講。
岳　母：我兒此去，必多險阻，如今刀兵四起，心志若不堅如鐵石，焉能爲國盡忠，名標青史。爲娘風燭殘年，焉能跟兒一世，因此有意在兒背上刺字，使兒永記娘言，這一生一世長懷報國之心，爲娘縱死，也含笑九泉了。
岳　飛：孩兒情願受教。
岳　母：好！媳婦看筆硯伺候。
李　氏：是。
岳　母：（唱西皮倒板）
　　叫鵬舉站草堂聽娘言講：

（接唱慢板）
好男兒理應當天下名揚。
想爲娘二十載教兒成長，
惟望兒懷大志扶保家邦；
逢亂世顯忠臣代有名將，
大丈夫立功業來日方長。
怕的是我的兒難堅志向，
刺四字作垂訓永記在心旁。
叫媳婦取筆硯，兒寬衣跪在堂上。

岳　飛：是。

岳　母：（接唱原板）
提羊毫撫兒背仔細端詳。
勵節操秉精忠作人榜樣，
勤王命誓報國方爲棟樑。

我這裏將四字書寫停當——

〔岳母取金簪，手震，遲疑〕

岳　母：（唱搖板）

持金簪不由我手顫心慌。

血肉軀原本是娘生娘養，

爲娘的怎忍得將兒的膚髮傷！

無奈何咬牙關把字刺上。

〔岳母刺字，岳飛身軀微震〕

岳　母：兒啊，莫非刺重了麼？

岳　飛：這——母親還未曾刺下，怎說重了；母親不必憂慮，就請速速賜訓。

岳　母：（接唱快板）

含悲忍淚狠心腸，

一筆一劃刺背上，

刺在兒身娘心傷，

我的兒忍痛無話講，
點點血墨染衣裳。
刺罷四字我的心神恍……

李　氏：母親，仔細了！

（岳母向李氏索手帛，拭岳飛背後，諦視，點頭微笑，旋拭淚）

岳　母：（接唱搖板）
輝煌四字語重心長。

岳　飛：母親爲兒刺字，多有勞累。

岳　母：我兒你也多受痛楚了。

岳　飛：請問母親刺訓何字？

岳　母：精忠報國。

岳　飛：哦，精忠報國！

岳　母：正是。

岳　飛：謝母親！（念）

母親刺訓在堂前，
針針字字記心間，
從今殺敵無他念，
精忠報國標凌煙。

（起立，唱快板）

母親教訓記心上，
男兒立志在疆場，
誓把那金人俱掃蕩，
我定要迎回二聖重整家邦，
奏凱歸，人敬仰，
天下承平樂安康。
精忠報國永不忘，
落得個凌煙閣上萬載名揚！

〔岳飛拜岳母〕

岳　母：（笑）哈哈哈！

（接唱搖板）

我的兒說此話眞有志量，

好男兒當奮勉爲國爭光。

兒啊，今日天色已晚，闔家團聚一宵，明日再回大營。

岳　飛：遵命。

岳　母：媳婦，後堂安排酒飯，闔家歡敍。正是：

（念）今日刺字在草堂，

岳　飛：（念）精忠報國記心旁，

李　氏：（念）刻骨銘心遵母訓，

岳　飛：（念）不滅金人不還鄉！

岳　母：好個不滅金人不還鄉！鵬舉，媳婦，來呀！（笑）哈哈哈！

〔同下〕

——劇　終——

轅門射戟

前記

『轅門射戟』的故事，取自『三國演義』。敍袁術在淮南欲進取呂布所佔據的徐州，但因劉備屯駐小沛，恐劉備和呂布聯合起來對抗，於是派大將紀靈先去攻打小沛，並預先帶了厚禮送給呂布。這時，劉備也寫信求助於呂布。處在舉足重輕地位的呂布，却已看破了袁術的野心，於是一面收了禮物，一面却在徐州設下酒筵，分別下書請紀靈和劉備赴宴。席間，呂布說明要爲他兩家解和，並且施展本領箭射畫戟，威脅紀靈不得不收兵覆命。於是袁劉的戰爭，遂暫時中止。

這齣戲主要是中國京劇團演員葉盛蘭整理的。因原劇本比較完整，整理時祇對個別詞句，作了若干修正。

轅門射戟

第一場

〔四兵士、中軍、呂布上〕

呂　布：（念引）轅門站立三千將，統領貔貅百萬郎。
（念詩）自幼生來蓋世奇，手使方天畫桿戟；
虎牢關前曾交戰，戰敗桃園三結義。
俺，姓呂名布字奉先。昔日在丁原帳下爲將，因他不仁，被俺斬首。後投董卓，可恨老賊，霸佔俺愛妻貂蟬，被俺戟刺當心而死。且喜得了徐州。今日身坐虎帳，不知有何軍情？——來！伺候了。

衆　：啊。

〔下書人甲上〕

甲：（念）奉了將軍令，送禮到轅門。來此已是。——門上有人麽？

中軍：做甚麽的？

甲：煩勞通稟，下書人求見。

中軍：候着。——啓稟温侯，下書人求見。

呂布：傳。

中軍：是。——下書人進帳。

甲：遵命。——參見温侯。

呂布：罷了。你奉何人所差？

甲：奉紀將軍所差，現有禮單在此。

呂布：呈上來。（看信）下面去用酒飯。

甲：是。（下）

〔下書人乙上〕

乙：（念）奉了使君命，前來下書文。來此已是轅門。——門上哪位在？

中軍：甚麽人？

乙　：煩勞通稟，下書人求見。

中軍：候着。——啓温侯，下書人求見。

呂布：傳。

中軍：下書人，温侯傳，小心了。

乙　：是是！——與温侯叩頭。

呂布：罷了。你奉何人所差？

乙　：奉了劉使君之命，前來下書。

呂布：呈上來。下面伺候。

乙　：是。（下）

呂布：劉使君有書信到來，待我拆開一觀。（牌子，看信）唔呼呀！原來那劉備請我拔刀相助，只是紀靈又送來這份厚禮。這便怎麽處？哦，有了。待我修書二封，請他兩家到此，與他兩下解和。——來，濃墨伺候。

（唱西皮二六）

看過了花箋紙二張，

手提着羊毫寫幾行；
一封拜上紀靈將，
一封拜上劉關張；
亦非是待客葡萄釀，
軍中大事共商量。
二封書信忙修上。

〔下書人甲、乙分上〕

呂　布：（接唱搖板）

明日午時候駕光。

〔下書人甲接書下〕

呂　布：（接唱快板）

回去你對使君講，
叫他只管放心腸；
明日清晨早光降，

請過營來共商量。

〔下書人乙接書下〕

呂　布：（接唱小倒板）

憶昔當年戰疆場，

（接唱快板）

衆諸侯見某心膽慌；

丁原不仁被俺斬，

戟刺當胸董卓亡；

虎牢關，打一仗，

殺敗桃園劉關張。

一人能敵千員將，

〔四兵士、中軍下〕

呂　布：（接唱散板）

誰不聞名心膽慌。

〔呂布下〕

第二場

〔四兵士、紀靈上〕

紀　靈：（唱西皮搖板）

奉命奪沛擺戰場，

（接唱快板）

好似蛟龍下長江。

三軍與我往前闖，

（接唱搖板）

休要放走劉關張。

〔四兵士、紀靈下〕

第三場

〔劉備、張飛同上〕

劉　備：（念）離了小沛地，

張　飛：（念）來到呂布營。

劉　備：待我上前。

張　飛：大哥哪裏去？

劉　備：上前投帖。

張　飛：投帖乃是小事，待小弟上前。

劉　備：你不會講話。

張　飛：我連話都不會講啦。——呔！有人麽？滾出一個來。

〔中軍上〕

中　軍：甚麽人？

張　飛：呂布娃娃，可曾升帳？

中　軍：他升帳不升帳，與你甚麽相干？

張　飛：俺弟兄到此，叫他出來迎接。

中軍：這是甚麼話？

張飛：你不通報。呸！着打。

劉備：啊，你不會講話。

張飛：他不與我通報。

劉備：你站遠些。——煩勞通稟，劉備求見。

中軍：候着。

張飛：快去，快去。

劉備：不要莽撞。

中軍：有請温侯。

〔八兵士、呂布上〕

呂布：（念）轅門鼓角聲高，兩旁站立英豪。

何事？

中軍：劉使君求見。

呂布：有請。

中　軍：有請。

劉　備：啊溫侯！

呂　布：啊使君！

劉呂　備布：（同笑）哈哈哈！

呂　布：使君請！

劉　備：請！

（呂布、張飛二人對視，張不服）

劉　備：溫侯相邀，有何見教？

呂　布：想紀靈此番奪取小沛，兵多將廣，非使君所敵；今日特來與你二家解和。

張　飛：啊？

（劉備示意制止張飛）

張　飛：嘿！

劉　備：啊溫侯，但不知是怎樣的解和？

呂　布：等紀靈到此，自有定奪。

劉　備：啊！

內　　：紀將軍到！

中　軍：紀將軍到！

呂　布：有請！

劉　備：告辭。

呂　布：不妨，有俺擔代。

〔呂布出迎，四兵士、紀靈上〕

紀　靈：啊温侯！

呂　布：啊將軍！

紀靈
呂布：（同笑）啊哈哈……

呂　布：請！

紀　靈：請哪！

〔呂布、紀靈同進營，紀靈望見劉備與張飛〕

紀　靈：告辭。

呂　布：且慢，爲何去心太急？

紀　靈：這……營中有事。

呂　布：啊！營中有事，你就不該來。

紀　靈：温侯敢是欺俺？

呂　布：非也。不過與你二家解和，不必多疑。請坐。

紀　靈：有座。但不知怎樣的解法？

呂　布：宴罷之後，再爲定奪。——劉使君見過紀將軍。

劉　備：啊，紀將軍。

紀　靈：哪個與你見禮！

呂　布：宴罷之後，自有道理。——來！將筵擺下。

（唱西皮倒板）

帳下今日設瓊漿，

請！

（接唱原板）

只爲解和免爭強。

紀　靈：（含怒）嘿！

呂　布：（接唱）怒氣不息紀靈將，

劉　備：（嘆息）咳！

呂　布：（接唱）那一旁悶壞了桃園的劉與張。

停盃不飲暗思量，

將軍！

還望將軍免動刀槍。

紀　靈：（唱搖板）

坐在席前把話講，

尊聲温侯聽端詳；

不看温侯金面上，

頃刻之間擺戰場。

張　飛：（唱散板）

紀靈說話太猖狂，
把俺弟兄當平常；
人馬扯在校場上，
你敢與爺動刀槍。

〔紀靈、張飛，相對怒視〕

紀　靈：哼！

張　飛：哼！

劉　備：三弟不要莽撞！

紀　靈：哼！

張　飛：哼！

〔呂布離席，將二人攔住〕

呂　布：將軍！

（唱西皮搖板）

將軍休要逞剛強，

（接唱二六）

剛強怎比楚霸王；

霸王強來烏江喪，

那韓信強來他喪未央，

這都是前朝的剛強將，

哪一個剛強又有下場？

征戰哪有息戰好，

退後一步又何妨？

張　飛：哼！

呂　布：（笑）哈哈哈……

（唱西皮搖板）

人來看過葡萄釀，

我與你兩家解和飲瓊漿。

紀將軍前來飲酒。

紀靈：俺的酒已夠了。

呂布：哦，酒夠了！

紀靈：夠了。

呂布：（笑）哈哈哈……——使君前來飲酒。

劉備：備的量小，吃不得了。

呂布：啊，吃不得了？

劉備：吃不得了。

呂布
劉備：（同笑）啊哈哈哈……

呂布：（唱西皮快板）

哪裏是腹中無酒量，
分明有事在心旁；
一個好似出山虎，
一個好比奎木狼。
二人相爭陣頭上，

狠不受傷虎必遭殃。——

方天戟搭至在轅門上。

〔二旗牌抬戟上〕

呂　布：抬到轅門。

〔二旗牌抬戟下〕

呂　布：（接唱）再與二公做商量：

某家有個憑天講，

將軍使君聽端詳；

你我同到轅門上，

方天畫戟插在中央。

我若是射在畫戟上，

兩下收兵罷刀槍；

我若是射不中畫戟上，

但憑兩家擺戰場。

三人攜手同路往。

（衆兵士、張飛中軍下）

呂　布：（接唱散板）

論甚麽剛來爭的甚麽強？

（呂布、劉備、紀靈同下）

（吹打，二旗牌抬畫戟上，放在中場，下）

呂　布：（內唱西皮倒板）

威風凜凜出虎帳，

（衆同上）

呂　布：（接唱快板）

大隊人馬列兩旁，

這一旁站定紀靈將，

那一旁又站劉與張；

一個個出神把我望，

看我射戟似穿楊。

弓來。

（接唱搖板）

開弓便把雕翎放，

〔射中畫戟〕

（笑）啊哈哈……

（接唱）這一箭射去了一場禍殃。

紀　靈：呀！

（唱西皮搖板）

他一箭射在畫戟上，

倒叫紀靈無主張。

呂　布：紀將軍，還有何話講？

紀　靈：只是難以回覆我主！

呂　布：無妨，待俺修下書信，回覆你主便了。

紀　靈：但憑温侯。

呂　布：（唱西皮搖板）

箭射畫戟世間稀，

誰人與我比高低，

虎帳內提起羊毫筆，

轉過虎帳！

（接唱快板）

字字行行寫端的；

上寫紀靈奪小沛，

我與兩家來解圍；

從今後各守疆土地，

免得二家爭是非。

一封書信忙修起，

煩勞將軍轉帶回。

紀　靈：（唱西皮搖板）

紀靈接書面帶愧，

背轉身來把胸搥。

向前施過分別禮，

〔四兵士帶馬下〕

紀　靈：（接唱）奉命來奪小沛空走一回。

〔紀靈下〕

呂　布：（唱西皮搖板）

紀靈上馬臉帶愧，

劉　備：（笑）啊哈哈……

呂　布：（接唱）劉備一旁笑微微。

轉身便對使君啓，

呂布言來聽端的：

今日之事只爲你，

莫忘了轅門射畫戟。

劉　備：温侯！（接唱）温侯多仁又多義，

誰能轅門射畫戟。

辭別温侯跨坐騎。

〔劉備下〕

張　飛：呔！（唱西皮搖板）

任殺任砍誰怕誰？

〔張飛下〕

呂　布：（冷笑）哼哼哼！（唱西皮搖板）

張飛說話不知禮，（轉快板）

氣得呂布怒不息；

不是俺今日射畫戟，
他弟兄難逃目下危。
吩咐兒郎忙掩隊。
〔八兵士下〕
從今後不管閒是非。
〔呂布下〕

——劇　終——

林冲夜奔

前記

『林冲夜奔』是崑曲『寶劍記』中的一齣，描寫林冲因遭高俅陷害，全家被殺，憤而投奔梁山。原本全齣只一場戲，劇中人也只有林冲一個；後來由京劇演員增加了伽藍神、徐寧、王倫、杜遷、宋萬等角色，並改變了場子。

此本是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茹富蘭根據他的演出本整理的。主要刪掉了伽藍神托夢的情節；此外，對個別詞句也略有修改。

林冲夜奔

第一場

林　冲：（內）啊哈！

〔上唱『點絳唇』〕

數盡更籌，
聽殘銀漏。
逃秦寇，
哎好、好叫俺有國難投。
那搭兒相求救？

（念詩）欲送登高千里目，　愁雲低鎖衡陽路。
魚書不至雁無憑，　今番空作悲秋賦。

回首西山日又斜，　天涯孤客眞難度。
丈夫有淚不輕彈，　只因未到傷心處。

俺，林冲。一時憤怒，拔劍殺死高家奸細二賊，官兵拿俺甚緊。多蒙柴大官人，贈俺書信一封，薦往梁山。日間不敢行走，我只得黑夜而行。呀！看前面黑洞洞有戶人家，待俺急行幾步看來。哦呵呀！我當是戶人家，原來是座古廟。雪光之下，照見匾額，待俺看來：白——雲——庵。看廟門半掩半開，待俺挨身而進。（兩望）且喜廟中無人，一路行來，身子有些困倦，不免關了廟門，在此打睡片時，起來再行。正是：

一覺放開心定穩，　夢魂千里到陽臺。

〔起三更〕

哎呀且住！矇矓之間，聽得譙樓已交三鼓，俺不免開了廟門，甩開大步，直奔梁山走遭也。

（唱『新水令』）

按龍泉血淚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專心投水滸，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
顧不得忠和孝。

（接唱『駐馬聽』）

良夜迢迢，
良夜迢迢。
投宿休將門戶敲。
遙瞻殘月，
暗度重關，
我急、急走荒郊，
俺的身輕不憚這路途遙，
我心忙又恐人驚覺，

也吓、吓得俺魄散魂銷。
紅塵中誤了俺五陵年少。（下）

第二場

〔徐寧上，『起霸』〕

徐　寧：（念詩）志氣凌雲貫九州，金槍一抖神鬼愁。
我今奉了太尉命，追趕林冲豹子頭。

〔衆兵士上〕

徐　寧：俺，金槍手徐寧。只因林冲火焚草料場，殺死陸虞侯，今奉太尉之命，帶領人馬，追趕林冲。軍士們！追趕林冲去者！（同下）

第三場

〔林冲上〕

林　冲：（念）英雄藏寶劍，未除奸佞頭。

想俺林冲當日在那八十萬軍中呵！

（唱『折桂令』）

實指望封侯萬里班超，

生逼做叛國黃巾，

做了背主黃巢。

恰便似脫鞲蒼鷹，離籠狡兔，折網騰蛟。

救國難誰誅（少）正卯？

掌刑罰難得臯陶。

只這鬢髮蕭蕭，

行李蕭條。

此一去博得個斗轉天迴，

高俅！

管教你海沸山搖。（下）

第四場

〔衆嘍兵、杜遷、宋萬、王倫上〕

王　倫：（唱『江兒水』）

同盟義氣好，
三人共結交，
梁山好漢逞英豪，
每日操演甚雄驍，
患難弟兄似同胞。

俺，白衣秀士王倫。自到梁山落草，倒也豐衣足食。今有柴大官人來了書信一封，舉薦林冲上山入夥，有心不納，又恐違了柴大官人金面。杜遷、宋萬二位賢弟聽令！

杜遷 宋萬：在。

王　倫：命你二人迎接林冲上山，不得有誤。

杜遷
宋萬：遵命。——帶馬！（下）

王倫：且等林冲上山呵。
（唱『江兒水合頭』）
且待林冲來到，
試看他強與弱，
然後我再做計較。
〔同下〕

第五場

〔林冲上〕

林冲：（唱『雁兒落』帶『得勝令』）
望家鄉去路遙，
想母妻將誰靠？
俺這裏吉凶未可知；

哦呵他、他那裏生死應難料。
呀！吓得俺汗津津身上似湯澆，
急煎煎心內熱油熬。
幼妻室今何在？
老萱堂恐喪了！
劬勞，
父母的恩難報。
悲號，罷！
嘆英雄氣怎消，
嘆英雄氣怎消！（下）

第六場

〔衆兵士、徐寧上〕

徐　寧：前道爲何不行？

衆　：來到黃河渡口。

徐　寧：緊緊追趕！（同下）

第七場

〔林冲上〕

林　冲：（唱『沽美酒』帶『太平令』）

懷揣着雪刃刀，
懷揣着雪刃刀。
行一步，哭嚎啕，
急走羊腸去路遙。
天哪，天！
吱怎、怎得個明星下照。
昏慘慘雲迷霧罩，
疎刺刺風吹葉落。

震山嶺聲聲虎嘯，
繞溪澗哀哀猿叫。
俺呵！
吓得俺魄散魂銷，
似龍駒奔槽。
哎百、百忙裏走不出山前古道。（下）

第八場

〔衆嘍兵、杜遷、宋萬上〕

杜遷
宋萬：（同）俺——

杜　遷：摸着天杜遷。

宋　萬：雲裏金剛宋萬。

杜　遷：奉了王大哥之命，迎接林冲上山。衆好漢！迎接林冲去者！（同下）

第九場

〔林冲上〕

林　冲：（唱『收江南』）

呀！又只見烏鴉陣陣起松梢，
數聲殘角斷漁樵，
忙投村店伴寂寥。
想親闈夢杳，
想親闈夢杳，
這的是空隨風雨度良宵。

〔衆兵士、徐寧上〕

徐　寧：林冲哪裏走！

林　冲：徐將軍！可恨朝中奸佞弄權，陷害於俺，俺林冲實不得已。望將軍念在舊日之情，必須要諒情一二。

徐　寧：林冲！你火焚草料場，殺死陸虞侯，俺今奉太尉之命，前來拿你。休走，看槍！

林　冲：徐將軍！再三逼迫，林冲無禮了！

〔開打，林冲敗下，徐衆追下。衆嘍兵、杜遷、宋萬上〕

杜　遷：且住！那旁喊殺之聲，你我下馬登高一望。

〔林冲、徐寧上，開打，林敗下，徐追下〕

杜　遷：賢弟！看前面敗的定是林冲，後面官兵緊緊追趕，此時不救，等待何時？衆好漢！迎上前去！

〔林冲、徐寧上，杜遷、宋萬加入開打，徐敗下〕

林　冲：有勞列位搭救。

杜遷
宋萬：豈敢。壯士敢是林武師麽？

林　冲：正是；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杜　遷：在下杜遷。

宋　萬：在下宋萬。

杜遷
宋萬：奉王倫大哥之命，特來迎接壯士上山。

林冲：有勞了。列位請！

（唱『煞尾』）

一宵兒奔走荒郊，

窮性命掙得一條，

到梁山請得兵來，

高俅哇，賊！

誓把你奸臣掃！

〔同下〕

——劇終——

一九五四年 [illegible] [illegible]